

01
據實以報

像是一塊白色大布兜頭蓋下

掀開以後就異想回到一九五三

親愛的爸爸，讓我把你掀開

讓我把你像新娘一樣掀開

降落的地方：

獅甲或稱新川或稱新甲的大水圳旁

你自己也說不清楚

套用你最愛的望文生義

此地或許真有萬獸之王的隱喻

你來自難民印象的乾瘦身體搭配皮球肚

住在日本時代起建的台鋸宿舍

你和兄弟姐妹反覆練習那個音：

a~lu~mi

像熟悉一種新的食物

認定自己是領先進化的工業革命家庭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都與你無關

不似皇民末代的兄弟姐妹們

你的喚名已無日月山川田

你是標記行憲時代美好意外的么子

父親口中橫植的日本語

大哥一如食拉麵般流利

政局舌頭演義

你則穿上新式注音符號

自然淘汰五十音

你腳步尚輕 踏著空心的榻榻米

耳朵覆在 *air-mi* 宿舍的牆壁

仍有屍骨未寒的東洋曲

聽緩慢苦情的歌你捺不住性

你比較幻想飛簷走壁

恰巧的是

某事件殘存的當事人都是你的鄰居

罹難者都是你遠親

他們豐富你復仇童話的版本

讓你的忍者造型本土有力

那時，你還沒有成為父親

讓我再降落某不知名的黃昏

某今日已失蹤玩伴的通報

或在門內豎起耳朵呈小白兔狀

腳步聲和鑰匙聲同時發生

來不及收拾的玩具譬如耳熟能詳的大撤退

大富翁妻離子散 塑膠兵團潰不成軍

大門被打開 或是在被打開

大門就要被打開 或是已經打開

時間交棒甚至漂洋過海都可成立的恐懼

你的父親回來了

父親回來了 紅磚屋厝長著綠毛苔癬

他們要回來了 像是老頭子抓著時髦的髮型

餐桌上 現正呈現一種誇張的數代同堂

父親棺材般的臉龐在餐桌上巡弋

所有的父親

父親與父親、父親與父親與他的父親

他們的靈魂重疊在一個身體

他們互相糾正吃相

父親與父親精益求精

不斷有年紀尚小的父親

犯了一個翹小指頭的失誤

招惹來其他父親

爭先恐後要為他擺渡

如何讓不馴的女兒脫胎換骨？

團圓飯的時間總是十分冗長

父親們繼續巡弋

所有的孩子都想迴避

然而關於父親的故事卻都想聽

所以我再度凝視：

那也是你：在不合宜的身體裡虛報年齡

像遮蓋正確數字的骰子

你矇騙進入阿爸上班的軋鉛廠工作

你像是尚未普及的易開鋁罐

在最短的時間被最短的拇指輕易一勾

摻著謊言液狀的內容物 一滴也把守不住

它們優雅的修飾 噴濺你的臉以及衣服

新領班標準國語朗誦式的發音

你聽起來就是想砸他蓮霧

你挺著少年身體（你已消去皮球肚）

你暴力連結的一種情結（憤怒不放過任何順路）

你曾挑釁拜訪的君毅里、忠勇社區（不客氣就拿刀會晤）

你想吐一沫有泡泡的痰（給粗魯還以粗魯）

你自知理虧出此下策（羞愧委屈絞肉模糊）

這些都來自於你家族的病：

讓我再度降落某不知名的黃昏

某昨日已歸隊玩伴再次通報你

你快去扛你阿爸你快去

你第一次擁抱他的重量

他的重、他的輕

他身體發出的嗡嗡作響機械聲音

你忽然變成一泓強壓抽取上來的地下水

馬達抽取你的青春水層

緊急支援家計的渴

你自己也渴 但是你掬著水不敢喝

你無人可問的討厭小問題

會不會終其一生都有數顆不知名的小石子

在你們各截的身體裡

阻礙著你們忘情的輪精

這些都來自於你家族的病：

除了喝水 還有 遺傳的私密

血球和結石像是過節吃的紅白白湯圓

在看不見的命運圓盤內滾來滾去

並不好笑的遊戲

你看見他穿戴整齊端坐起

你病昏頭的父親

像是一個饑餓的哨兵

他跑去驚嚇一隻在土坡曬太陽的穿山甲

那隻動物蜷成一顆刺刺球滾了下來

滾啊滾啊滾到你的腳邊

你伸出前爪與後爪 你要抓牠嗎？

抓那隻在病榻前 父親向你陳述的小獸

夢寐以求的野味

你要去抓牠只是為了解饑？

還是整個時代巨大的餓？

他的臉色像是屋外失溫的黃昏
逐漸變紫轉黑

終於你不再害怕父親回來

一個背轉身 已在清明時分

下一顆水煮蛋 依習俗把蛋殼鋪在墳上

你邊剝蛋殼邊為我講解：

胚胎發育的初期

所有脊椎動物都長得差不多

一節一節的脊骨

你畫給我看 兩個口中間一橫

像是一節一節火車廂的卡鎖

這是我們名字的第一個字

有誰還幫我和你記著？

在平交道前等待的一對父子

指認出那班從港口開來的時間火車

載來他們熟悉的煉鋁原料

他們傳遞脊骨作為發誓

相信這是一個好姓氏